



# 怀念恩师吴闻修

文/图 孙新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风景如画的云台山下的镇江市第六中学高中文科班就读，有幸聆听到语文任课老师吴闻修的传道、授业、解惑，吴老师的音容笑貌及谆谆教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吴闻修老师是镇江教育界、书法界著名人士，河南舞阳人，1941年考入西北师院（即北师大前身），师承黎锦熙、焦菊隐等名学者，学练魏碑体，1945年从师院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其音韵学功底深厚，深得吕叔湘先生青睐。1959年调入镇江专区教师进修学校任中文教师兼语文教研组长。1977年到镇江第六中学任教，吴老师知识渊博，讲课声情并茂，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为莘莘学子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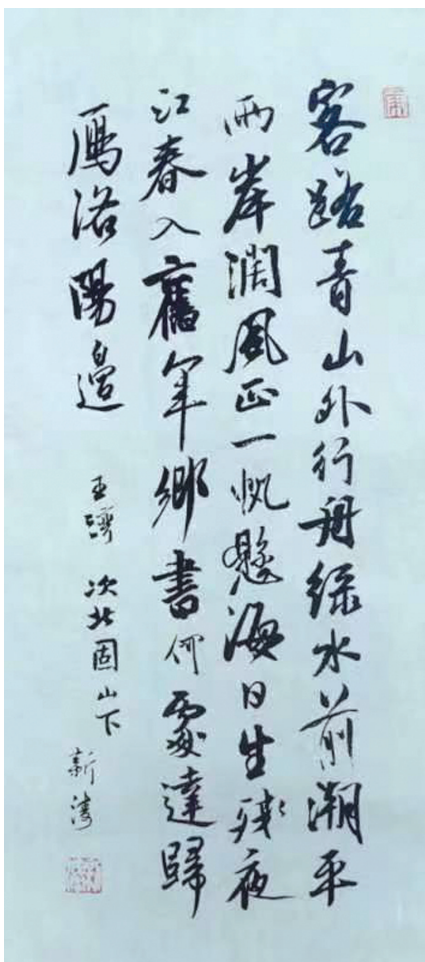
记得吴老师上课时衣着朴素，而讲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总是饱含热情，会随着课本里面的主人公性格命运变化而表现出言辞上的喜怒哀乐，给人以堂堂正气。那时候全国刚恢复高考，复习资料很是缺乏，吴老师通过自己的关系弄来了一些珍贵的复习资料并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无偿地送给我们传阅，我当时的高考各科成绩中语文考得最好。

在紧张的高考复习期间，为了减轻压力，吴闻修老师在百忙之中利用星期天抽空带我们去登临北固楼，记得那天艳阳高照，师生几个在当时的镇江船厂大门口集中登山，吴老师兴致很高，翻山越岭，健步如飞；指点古迹，谈古论今。到了山顶俯瞰江面，大江东去，雄壮开阔，远处有帆影点点，吴老师触景生情，大声吟诵了唐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名句，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吴闻修老师不仅在教学上给我们引航指路，而且在他擅长的书法艺术上同样深

地影响了我们，他常常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学问，人品是第一位的。可惜天不假年，吴闻修老师竟于1985年65岁时因病辞世，令人扼腕叹息。

几十年来我在学习工作中一直热衷于书法艺术，只是天赋有限，不能精益求精，想到当年吴老师带领我们登临北固楼时吟诵的《次北固山下》不禁感慨万千，提笔书写一幅拙作以表对恩师的敬意。



## 时间从哪里来

文/王平客

孩子上了中学，学习紧张起来，家长也跟着忙起来。孩子早上7点钟到校，家长就得6点钟起床，做早饭，吃早饭，再送孩子去学校。每天晚上孩子在家里学习，有时到10点，有时到11点甚至更晚；就是上晚自习，有时到家还要再学一会儿。家长往往要陪着孩子，不能很早就睡觉。

这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还要上班，处理工作。仔细算一下，在这样的节奏下，属于自己的时间能有多少呢？很多人都认为不会有多少让自己支配的时间了，能够休息好、养足精神对付每一天就很不错了。

然而这几年，我却能够做到每年写一本书，都有二三十万字。

有朋友想不明白，便问我，你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正是这样的情形下，我才会有时间的，过了这个阶段，我可能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写作。朋友们更想不明白：为什么呢？孩子上了大学，到了外地住了校，不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笑笑，没这么简单。

我喜爱阅读，也很想写作。然而，我一直找不到时间。有时一本书看了一点，就放下了，而且一放就会很久，然后也不会再去翻阅。写作也是，有时写一点东西，一旦放下，往往要很久才能再继续动笔，最长一次竟然有三年。其实那时并不是很忙，业余时间也不少，然而就是不能静下心来。如果不能专心地做一件事，时间好像就悄悄溜走了。

孩子上了初中，直到高中，每天节奏很紧，可以说起早贪黑。没想到的是，在这样

的环境下，我反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天早上，将孩子送到学校，便直接去了单位。到单位时，也就在7点半左右，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这时，便开始看书，可以看上一个小时。每天早上这点时间，看似不长，但有保证，日积月累，时间就不少。

每天晚上，孩子做作业时，家里便是最安静的时候。这时，你是不能看电视的，就是关起房门看，也不行。如果孩子知道你在看电视，他做作业会不太专心。那么你做些什么呢？看书。这时也是看书效果最好的时候。由于安静，你会看得很专心，而孩子知道你在看书，学习也会很用心。

一两年下来，我看了不少书，把之前一直想看的书都看了，甚至连买给孩子的一些文学读物也看了，有的还看了两遍。书看多了，便有了写作的欲望，甚至有了出书的梦想。几年下来，真的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作品。书出版了，也公开发行了，从此有了信心，便不想停止。于是继续读、继续写，一年一本书就是这样来的。

孩子上大学了，到省城去读书，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不少变化。每天早上也不想早起了。到了单位，打扫打扫，倒倒水什么的，也就到了上班时间。吃过晚饭，要么出去走走，散散步，锻炼一下，要么在家看看电视、上上网，两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你似乎有的是时间，然而，你很放松，并不能专心地做一件事，尤其是看书、写作。这个时候，要想坚持下去，毅力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几年来形成的习惯以及培养的兴趣。

## 姑奶奶

文/王玉兰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小姑奶奶，她在镇江。因为姑爷爷是当兵的，后来转业到镇江，小姑奶奶也就跟着去了镇江。

小时候，小姑奶奶只出现在祖母和曾祖父的话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或许她回来过，我也见过，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印象了。

最早关于小姑奶奶的记忆，是从曾祖父挂在二梁上的淘箩得到的。我那时候大约三、四岁，常常一个人跑去曾祖父的住处：“老爷爷，我来陪你玩。”我是重孙辈中最大的，老爷爷看见我，就笑嘻嘻的，用一根带枝丫的棍子，把挂在二梁上的小淘箩取下来，他说：“这是你小姑奶奶带给我的吃食，我舍不得吃，留着给你。你这么小，就知道来陪老爷爷玩。”一边说，一边抓出一把东西，有糖果，有糕点。

东西一到手，我马上飞跑去，找我小姑姑和堂弟堂妹们炫耀去。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即使知道，也没有人敢去跟曾祖父讨要。等我吃完了东西，马上又会去陪老爷爷玩。他一次次上我的当，我一次次知道，镇江的小姑奶奶，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心里对镇江的小姑奶奶，无形中就有了一种亲近，其实就是馋猫对美食的向往。

后来渐渐大了，和祖母一起睡在灶屋里。漫长的冬夜，一灯如豆，昏黄的光映衬着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她总是回忆往事：“你爷爷走得早，三个孩子。我挑不动一担粪，都是你镇江小姑奶奶帮我抬粪下田，那时候她才十几岁……”

听着祖母的回忆，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小姑奶奶。经常被人欺负的孤儿寡母，小姑奶奶用一己之力，维护着，帮衬着。

我十岁左右，家里日子稍微有点好转。好到什么样子？这么说吧，我们小时候没有毛线衣毛线裤，脱了棉袄棉裤，就是单衣单裤。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脱了棉袄，有一件夹衣，不要一下子穿单衣，会冻得抖抖的。但脱了棉裤，没有秋裤，就一条单裤子。

日子稍微好点，祖母就想着镇江姑奶奶。这些年她一直没有回来过。农闲了，祖母就打发妈妈和姑姑去镇江看望小姑奶奶。妈妈和姑姑在镇江姑奶奶家玩了七八天，就回来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妈妈带回来的面包，酸酸甜甜的，那是我们姐妹仨第一次吃面包。二是两条绿色的锦纶秋裤，妈妈说，这是镇江姑奶奶买给你的。我拎着裤腰往身上一比，裤腰齐了我脖子。这个裤子太长了。

妈妈说，姑奶奶又不晓得你现在有多高，说买长点，反正你以后还会长高。现在嫌长，把裤腿“余”在裤脚上面，裤脚上有松紧口，不会滑下来。

我一试，果然可以。那个冬天，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两条绿色的锦纶秋裤。穿着它们上了初中，穿着它们上了高中，穿着它们嫁人了，穿着它们生了女儿，一直到顾庄开服装店，这两条绿色的秋裤才下了岗。

因为这些，镇江姑奶奶一直在我心里。忙忙碌碌的，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有一天，爸爸告诉我，镇江姑奶奶没了。表叔表姑们遵从姑奶奶的遗愿，叶落归根，把她送回老家下葬。她的墓地，就在唐家西北边，管家西南边。我走在村前那条路上，经常往西看，郁郁葱葱的墓园里，哪一座坟墓是我镇江姑奶奶的？明年清明节，我一定要去看看，看看我那素未谋面的镇江姑奶奶。